



故乡的田野

■吴 豪

初秋时节,阳光热烈而明亮。走进故乡的田野,四周弥漫着阳光的味道和草木浓郁的芬芳,眼前铺满着一大片耀眼的金黄,清风吹过,阵阵稻浪起伏,又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

我跟随堂哥走进这片曾经让我无比熟稔的田野。离开故乡到城里工作以后,我就很少下到这片田地里来了。田野里的田垄、小溪、果树都是那样熟悉而又陌生,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,似乎又看到了当年那个跟随在堂哥身后瘦小的小男孩,腰间系着一个竹篓,在溪水里摸螃蟹、捉泥鳅、捞虾子。

故乡的田野是慷慨的。一年四季,田野里总有孩子们喜爱的菜蔬瓜果、鲫鱼螃蟹、鸟雀野鸡,我们每次到田野里去总会有所收获。放假时,堂哥就带我和两个伙伴一起去溪里捉鱼,我们在小溪上头有堰坝的地方堵住水流,在下头用泥巴围住,围住一段小溪,然后用水桶往外舀水,把水舀得差不多的时候,就开始在泥巴水里摸鱼,鲫鱼、鲤鱼、八须鱼在浑浊的泥水里乱窜,我们乐颠颠地提着桶子捉鱼,捉到了的鱼儿活蹦乱跳,泥水四溅,我们身上到处是泥巴。运气好的时候,我们还会捉到团鱼。团鱼躲在泥巴里,如果不是它那尖尖的头伸出来,一般很难发现。

故乡的田野是快乐的。总记得夏夜时分,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池塘边捉萤火虫,拿一个玻璃瓶子,追逐着在草丛间或高或低飞着的萤火虫,捉一个就往瓶里塞,不多久瓶壁上就爬满了亮闪闪的萤火虫,整个瓶子就成了我们照明的“灯”。几个伙伴肚子饿了,就打起了田垄间瓜果的主意,就结伴去偷黄瓜吃。我们随便走到哪条田垄上,顺手一摸就可以扯出一根带着刺的黄瓜,用衣服擦一下就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。那鲜嫩的黄瓜滋味,竟成了我们童年时一种难以忘怀的味道。

故乡的田野,是乡亲们生活的舞台,是他们劳作的阵地,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在季节的轮回里,他们播种、耕耘、收获,用辛勤的汗水演绎着乡村四季的美丽画卷。

春天的田野一片生机,溪田水满,正是春耕的好时节,“乡村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蚕又插田。”乡亲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田地里犁田、除草、播种,忙碌不停。水牛在田里啃着青草,不时发出低沉的“哞——”叫声。乡亲们忙里偷闲,做事做得累了,有时会吼上几句粗野的山歌,那粗犷的声音在田野上飘去很远很远。夏天的田野里一片葱绿,各种作物都攒足了劲儿在生长,田里成行的禾苗一天一个样,原本稀疏的行间不久就长满了。田垄上的菜蔬瓜果开出了或淡黄或紫色的小花,藤蔓伸出细细的触须,爬满了插在田垄上的细竹竿,一片蓬蓬勃勃的模样。几只白鹭飞过稻田,飞到禾丛中就不见了。

秋天的田野最是迷人,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,芬芳的气息沁人心脾。田里辣椒红,茄子紫,南瓜黄,瓜果香,到处都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图画,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。秋收时节到了,也是乡亲们最为忙碌和幸福时刻,他们早出晚归,成天都在田野里收割庄稼。天蒙蒙亮,父亲就喊我们兄妹早早起床,拿着镰刀到田里割稻子,我们这俗称“杀米”。田埂上的野草露水很重了,我们下到田里,父亲手里的镰刀“咔嚓——咔嚓——”不停挥动,没多久就割了一大抱稻子,我们则跟在父亲后面,拿着镰刀吃力地割着。日上三竿,一大片田的稻子终于割完了。回到家匆匆喝碗红薯粥后,父亲就和我抬着打谷机到田里“打谷”。那时我还年少,踩打谷机还非常吃力,就在打谷机旁边给父亲“递米”,把割好的稻子一把一把递给父亲打。日上正午了,秋阳毒辣辣地晒着,父亲汗流浹背,我也被晒得口干舌燥,稻叶、谷子粘满了头发,泥巴糊了一身,脚杆被禾茬划烂了,泡在水里又痒又痛,那滋味,直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。

到了冬天,田野里陷入了沉寂。空荡荡的田野上,庄稼已被收割干净,田里只留下一行行光秃秃的禾茬。田埂上除了几株未被收割干净的高粱秆外,还有一排排被老农整齐地摆放着的稻草人,它们似乎还在守望曾经的辉煌。一群麻雀忽地从远方飞来,落在稻草堆上,叽叽喳喳地在觅食。除此之外,大地一片寂寥而空旷。

呵!故乡的田野,这片曾经给了我童年无限乐趣的地方!给了我少年历经苦难和磨炼的地方!这片让我无比眷恋、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去的地方!

传家宝(小小小说)

■欧昭晖

那一年的早稻已入库,晚稻禾苗正在田里疯长。进入短暂的农闲时间,大爷大妈们便开始三人一堆、五人一群家长里短聊天打卦。

平时连磨子都难得榨出一句话来的三婶忽然爆出“猛料”：“满爹在弥留之际,曾把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子交给村支书,要村支书等他儿子回来,再转交给他儿子。”素有村里“广播员”之称的二嫂连忙接言说:“应该是钱或者存折之类吧,听说满爹他老人家退休工资蛮高,这些年他儿子每年还给他不少钱。满爹节省得很,餐餐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,连肉都难得去买一次吃,平时上街一瓶水都舍不得买喝,肯定是存折。”这下可热闹了,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如同“炸锅”“噼噼啪啪”地不停。“越有钱越小气,你看满爹这一生吃没吃过好的、穿没穿过好的,这么多年连个像样的人情都没做过,白有钱了。”“是的,人死后,钱不过是一张纸而已。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没用哟。”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时,三婶再爆“猛料”：“今天下午四点多钟在村里活动中心为满爹举行追悼会,村里在家的党员和组长都会去参加。”

“唉,还是要有钱,你看满爹不过是个退休教师,可是他儿子在外面当大老板啊,村干部都要拍他家的马屁。”“有钱能使鬼推磨,阎王见钱打哈哈,哪个人不爱钱咯。”“这个王益泉村支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的,现在反腐败反得这么厉害,他还竟敢为别人大张旗鼓办丧

事。如果让哪个把这件事发到网上去,看他怎么办?”“人家当干部肯定有路子的,你不要杞人忧天。”“现在不比以前哟,党纪国法这些高压线触不得,别说你一个村支书,有好多大干部都被纪委抓了。”“各自扫着门前雪,何管他人瓦上霜?他要想别人钱,吃不了兜着走是他的事。”“反正今天下午没事,我们也去看热闹吧。”“好,去看看咱们的王书记要个什么把式。”……

不到四点,村活动中心就来了数百号人,满爹的亲人和亲戚都是一身麻衣,村支两委的成员穿着黑长裤白衬衣,胸口戴着一朵小白花。“床底下有箩谷,死后有人哭。你看满爹有钱,满爹儿子有出息,村干部都帮满爹做孝子。”二嫂不以为然地说。

四点半一到,主任开始主持追悼会:首先感谢各位前来参加王益强老师的追悼会,今天的追悼会有四项议程,一是村支书向孝子王帆转交他家里的“传家宝”;二是学区的李主任致追悼词;三是孝子致答谢词;四是全场默哀送王益强老师最后一程。现在依次进行。

村支书王益泉向满爹遗像鞠了一躬,忍不住哽咽说:老哥,对不起您啊,答应您的事,我反悔了,您给帆儿的信,我要当着乡亲们的面读出来。

于是,村支书王益泉向着大家一字一句读了起来——帆儿:你看到这封信时,为父已经永远离开你了。这些年来我不顾你夫妇苦苦挽留回到老家,我并没有其他想法,

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。后又组成“北伐军救济队”,奔赴战地,救护伤员。

地表传来一次次震动,炮弹在空气中飞速划过,尖叫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,是哪?也许,是自己。此刻的她异常平静,她又想起儿时她和父亲的对话,父亲说:“如果是个儿子,必能光耀门楣。”她当时回道:“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了吗?”她笑了笑,在心里说“女子还可以保家卫国呢。”她拿起枪,向黑暗中冲去,心里的声音这样喊着。

1911年11月初,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。唐群英率领的北伐军救济队与联军一道,攻下南京。

平等民主之魂

1912年4月,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会长,获悉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愿从他党政见,公然把“主张男女平权”的内容删去,她大怒,提出强烈抗议。1912年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,党纲中仍然不见“男女平等”的影子,她盛怒之下掌掴了宋教仁和林森。

从在诗书礼仪之家中长大的她,并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不满。但当看到畸形的足、畸形的婚姻关系、畸形的女性自我意识,看到凉薄的眼神、不屑的嘴角、一拍而起的不可一世,她犹如身处岩溶之河,灼烧着落日的残渣。

她意识到一个人的站起或许被看作异类,一群人的站起,才是城墙。她要作这河中的摆渡人,用茧摇起橹,唤起一个个木讷的灵魂;她更要做踩着砂砾的纤夫,为背后千千万万个女子付出那么一点力量,大家喊着号子:“醒啊!醒啊!”

大爱无私之魂

她同样也明白其中的局限性。1912年至1930年,她一直在各地办学校,致力于女性教育,科学思想的种子撒满各地,开出璀璨的花朵。可以一个人的力量办教育终究只

一代女魂唐群英

■刘佳仪

“女,在金文、甲骨文的写作中,是女子两手交于胸前,屈膝跪坐的姿态,表现过去女性总是沉默的、被动的……”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讲女字部的汉字时,我蓦地顿了顿,当下即向周围看去——她们都那样地富有活力与朝气,个个自信飞扬,笑容绽放。再看讲台——再回到为我们授课的老师她泰然自若。

历史的深潭向我折射出幽微的沉默的鄰鄰之光,现实的虹桥烨然葳葳子立,五光十色之中我分明看到了是有血的红与黑,是有冷的绿与蓝,更有一片赤诚无畏的白。由此,我无法不忆起她,她就那样抿着嘴角,带着毅然的眼神向我走来……

质疑探求之魂

1881年,在一座大气别致的院邸外,半亩荷塘随着月色的流泻而愈加灵动雅致起来,同样赏月色照耀的还有院内的那个孩子——“为什么就我和姐姐要缠脚?哥哥不用?”她撑着脑袋靠在窗边嘟囔道。“还有,为什么今天先生说女子不要耍刀弄剑,我也不比哥哥差呀……”她对着苍穹凝望问月,然月也默默,人也默默。

“我一定要做得更好,证明给他们看,哥哥怎么样我也要怎样。”她若有所思之后得出结论,尔后上床渐入梦乡。

窗外的荷亭亭玉立,开出一朵又一朵的灿然的云。然有一支芭生得那样饱满,团团凝于心,花尖又直指玉盘,在被片片绿叶簇拥之下,好似在尽情地呼吸着夜的精华。

英勇爱国之魂

女孩已然长大,她不仅问月,她还要问这现实:当队友们在为争得人民的自由时,女子真只得手持香烛磕头祈祷?不,天下兴亡,人皆有责!她抖擞精神,看到了在后方战线中,女性为国献力的可能。

湘江之水,层层拍岸,唱响的也许不是生的歌,但定是她内心最渴望的歌。

她迅速与张汉英组织了“女子后援会”,向社会各界募

只要血在流动,就不会空空如也

——由陶雄喜的短篇小说《未必空空如也》说开去

■海 啸

有点另类的节目主持人蔡康永写过一本书,芳名《再错也要谈恋爱》,在该书封底的自我介绍中,他很另类地说:“对待写作,则如同对待接吻——事发之时,皆当速醉,事后呢,多半惭愧,偶尔几次欢喜,也就可以了。”

对于小说创作,外号“大头娃娃”的陶雄喜是持之以恒地满心欢喜的。而对于献血,他是满心欢喜地持之以恒的,近二十年来无偿献血十几万毫升,连续六年获得全国无偿献血金奖。他说,谁也不能阻止一个乐观的人去做善事。

情不自禁,陶雄喜终于满腔热血把无偿献血的事儿弄成了短篇小说——《未必空空如也》。小说现身于《湖南文学》2020年7月号。

这个短篇是陶雄喜特殊时期宅在家里的战果,创作于今年3月份,正是新冠疫情为非作歹、飞扬跋扈的“旺季”。初稿划上句号,他就微信发射过来“轰炸”我。记得他当时告诉我,因为想不出好名字,小说主人公干脆“抄襲”他刚刚完稿的长篇小说《点》中的人物姓名,都叫罗志强。

其实,不妨将小说主人公看作作者本人,这个短篇把自己摆了进去,带有很强的自传性、纪实性。小说题材新颖是绝对的优势,作者抢占了一个制高点。与今年抗疫形势无缝对接,有意无意间蹭了热度。小说借平常的一次献血折射全民抗疫的中国精神,以小见大,以中心血站一个点笔涉其余,有血有肉,有张力。此类题材对于亲身经历且长期从事小说创作的“大头”来说,不必精雕细刻,完全可以信手拈来。作者没有投机取巧地炫技,而是接地气,下笨功夫。据说,衡阳市中心血

站站长曹晓娟看了都说小说写得很真实。

小说语言保持了陶式惯有的生动活泼甚至有点调皮的风格,不乏精彩对话与描写,常有警句“绽放”。按作者本人的口头禅,写小说就是衡阳人所说的“发乱话”。但是,发乱话必须遵循两个特点:审美和逻辑,缺一不可。在这方面,这个“娃娃”拿捏得不错。

小说的主题非常明确,立意好,暖色调,彰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,悲悯感人的情怀。小说结构集中、紧凑、简洁,而叙述多变,一一警复:一面写一个无偿献血者的一次献血过程,一面写献血人的对各种事物的联想。虽然语言有点意识流的意味,但其中有两种东西在清晰地流动:一种是奉献,是崇高的;一种是日常的,平凡的,琐碎的。让读者于平凡中看到伟大,在日常中看到爱心的光芒,能触摸到主人公善良且质朴、崇高而真实的质感。

小说以一次无偿献血的发生、发展、结束为线索来组织结构,层次一目了然,联想也随之层层递进。值得一提的是,狗打架那部分是神来之笔。“只要血在流动,就不会空空如也。”很自然的结尾,顺理成章。

掩卷沉思,感觉还是写得笨一点好。因为,日益精明的读者一眼能看出你是否在装腔作势。我也相信一条基本的写作规则:做你自己!

据了解,陶雄喜的这一年是沉甸甸的。

疫情期间,他创作了两个短篇,另一个名为《峰值》,讲的是给在家上网课的表侄儿打印考试卷和作业的事。让他心花怒放的是,表侄儿如愿考进了中国石油大学。

陶雄喜今年还打赢了一场版权官司,某出版社在没有和他签合同的情况下,擅自把他贴到网上的长篇小说《怀

念打群架的日子》更名《怀念曾经的日子》出版。

7月份,应宣传部门之邀,陶雄喜前往祁东县启航学校采写有关留守儿童合唱团的报告文学。经过昏天黑地赶进度,他总算在国庆长假期间拿出初稿。他说,接下来将是无休止地修改打磨,力求精益求精。

弄完报告文学后,陶雄喜将着手下一部长篇小说《一望无际》的创作,这部小说写他们那一代人在冶金厂当学徒时的往事。据说,《一望无际》的创作引起了中钢衡重领导层的高度关注,主要负责人期待着这部作品早日面世。

考虑到自己不再年轻,精力有限,陶雄喜打算今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。至于长篇小说,他说,他有一个特长的《老邻居》系列。《一望无际》就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长篇。《老邻居》的材料是他历经几十年收集好的,他准备用十到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把它整理出来。如此一来,退休后不愁无事可做了。陶雄喜特地引用了市作协主席陈群洲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作家归根到底还是靠作品说话,靠文本说话。”

是的,搞创作的如果没有作品,还谈什么实力!笔耕不辍的陶雄喜,让我想起迟子建在她的散文《玉米人》中说的一段话:“好的写作者就应该像那个玉米人那样,可以笨一点,可以放弃一点现实的利益,可以甘心承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带来的生意上可能的冷清。我愿意做这样一个玉米人,守着自己的炉子,守着炉子里心灵的炭火,为那些爱我作品的读者(哪怕是少数),精心焙制食粮。”

雄喜,加油!